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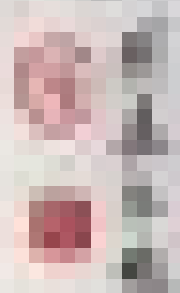
上海圖書館未刊古籍稿本



傅熹年題

第十冊

上海圖書館藏



上海圖書館未刊古籍稿本

傅熹年題



第十冊

第十冊目錄

詩小序翼二十七卷首一卷(原裝二十冊)「二」冊九至冊二十

冊九

卷十四 二

卷十五 二七

冊十

卷十六 五六

冊十一

卷十七 九四

冊十二

卷十八 一三〇

冊十三

卷十九 一五四

冊十四

卷二十 一八八

冊十五

卷二十一 一二四

冊十六

卷二十二 二五八

冊十七

卷二十三 二八六

冊十八

卷二十四 三三〇

冊十九

卷二十五 三六八

冊二十

卷二十六 三九六

卷二十七 四二二

詩小序翼

卷十四至十五

小序翼卷十四

武威張 澍介侯甫簞



小雅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鄭氏箋曰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

孔穎達曰言羣臣嘉賓者羣臣君所饗燕則謂之賓序發首云燕羣臣則此詩爲燕羣臣而作經無羣臣之文然則序之羣臣則經之嘉賓一矣故羣臣嘉賓竝言之明羣臣亦爲嘉賓也

張栻曰言賓者若朝廷無賓猶當于燕飲立賓漢光武能友嚴
光古必有之禮云仕而未有祿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亦
不純臣之道也不直曰君而曰寡君賓客之辭也

范祖禹曰羣臣在位者也嘉賓聘而未受祿者也

范處義曰文惠燕其臣又將之以幣帛其禮意厚矣蓋于朝曰
君臣以名分言之也于燕曰賓主以禮意言之也名分既嚴禮
意未孚則君心不通于下有懷不盡勢使之然君使臣以禮臣
事君以忠故序詩者始曰羣臣終曰忠臣也

澍按齊魯韓三家以鹿鳴四牡皇皇者等爲康王時詩又按太

敬

史公曰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蔡邕琴操鹿鳴周大臣所作也王道衰君志傾留心聲色內顧妃后設旨酒嘉肴不能厚養賢者盡礼恤歡形見于色大臣昭然獨見必知賢士幽隱小人在位周道陵遲自以此始故彈琴以風諫歌以感之庶幾可復盖太史公問古文尚書于孔安國安國亦爲魯詩學者也則太史公所傳當是魯詩中郎寫石經用魯詩則琴操之說亦是魯詩呂元鈞謂陳古以諷非謂詩作于衰周也而蔡邕琴賦又云繁弦既抑雅韻乃揚仲尼思歸鹿鳴三章梁甫悲吟周公越裳以鹿鳴屬之仲尼不知作何解也王符潜夫論云忽養賢而鹿鳴思

亦昇琴操說同

又按淮南子曰鹿鳴興于獸而君子大之爲其見食而相呼也
草蟲經曰鹿飲食則悲鳴相召志不相忘也故以鹿之呼食喻
君之燕臣北史裴駿傳駿從弟安祖少聰慧年八九歲就師講
至鹿鳴篇語諸兄曰鹿得食相呼而況人乎自此未嘗獨食可
謂興于詩矣鉉離意傳上疏有云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以神
人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逸齊詩補傳詩篇目論云鹿鳴文在
治內之政孔子自衛返魯雅頌各得其所不應以刺詩冠小雅
篇首就如馬蔡之說其殆關雎之類雖作于文王之後實則文

以

王之事也孔子讀鹿鳴見君臣之有禮則非刺詩明矣

陳啟源曰嘉賓毛鄭專指羣臣朱子兼指諸侯之使本于鄉飲酒燕礼注也不知孔疏已辯之又四牡皇華等篇皆言已國羣臣鹿鳴不應獨異自以古注爲優

姜白巖曰孔叢子云于鹿鳴見君臣之有礼也可以知詩所由作而此三篇有通之諸侯饗使臣者左傳上歌鹿鳴之三是也其義穆叔已言之有用之諸侯燕礼者燕礼通于卿大夫士惟敵體者不別立主而三詩皆得歌之也有用之于鄉飲酒礼者按鄉飲酒礼有四一則卿大夫賓賢能二則黨正正齒位三則

州長習射于州序四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皆歌此三篇有用之大射礼者大射儀歌鹿鳴三終言三終則兼三詩矣有用之于大學始教者學記宵雅肄三是也蓋所用廣矣

澍按孔疏據鄭謚謂鹿鳴三篇采薇三篇皆文王時詩毛傳謂此六篇皆文王時作但于四牡出車下注明文王蓋舉中以見前後耳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

毛傳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乎紂故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為後世法

以故

鄭氏箋曰文王為西伯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臣以王事往來于其職于其來也陳其功苦以歌樂之

又曰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

孔穎達曰經五章皆勞辭也其有功見知則說矣總述勞意于經無所當也

姜白巖曰或謂使臣在途自詠非也乃文王所作代使臣言之至周公制作遂為勞使臣之樂歌

毛奇齡曰詩說云四牡天子勞使臣之詩此本左傳語而魯詩

以此為康王時詩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鄭氏箋曰言臣出使能言君之美延其譽于四方則為不辱命也

孔穎達曰臣之出使當光顯其君常不辱命于彼

陳鵬飛曰人君出使臣于千里之外苟無以發其懽忻之誠心則臣下意氣衰落

呂祖謙曰作是詩以遣使臣在文王時至周公制礼作樂之後凡遣使臣無不用此詩也

敬

王伯厚曰國家大患無過上下壅蔽故巡狩述職而外又廷遣使臣咨諏咨謀數四致意焉秋官小行人先王特重其典

顧炎武曰皇華遣使第舉邦之事邦之難邦之亂邦之親藉使一一參稽聯其否隔封建不以久而無弊也

澍按程子曰天子遣使四方以觀省風俗采察善惡訪問疾苦宣道化于天下而近人羅典遂以為四方使臣並遣而各贈以行非也

毛奇齡曰詩說云煌華天子遣使于四方歌此餞之按此毛詩也若魯詩則以此為康王時詩宋陸佃云逸詩折楊皇華即詩

所謂皇皇者等是也其說妄且左傳稱皇皇者等亦非煌等也
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鄭氏箋曰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為此作
詩而歌之以親之

孔穎達曰言周公閔傷管蔡二牀之和睦而流言作亂用兵
誅之致令兄弟之恩疏恐與天下見其如此亦疏兄弟故作此
詩以燕兄弟取其相親也此常棣是取兄弟相親之詩至厲王
之時棄其兄弟又使兄弟之恩疏召穆公為是之故又重述此
詩而歌以親之外傳云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閱于牆外禦其侮

則此詩自是成王之時周公所作召穆公重歌之耳故鄭答趙
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所云誦古指此篇非造之也

澍按韓詩序曰夫移燕兄弟閔管蔡之失道也彘毛詩合執文
類聚引三家詩曰夫移之萼萼不煒煒誤以唐棣為常棣矣

又按左傳二十四年傳富辰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
諸侯以蕃屏周召穆公愬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
作詩杜注厲王之時周德衰微兄弟道缺召穆公于東都叔會
宗族特作此周公之樂歌孔氏正義以為召穆公重述此詩是
也顧寧人以為各有所傳誤矣又國語富辰引周文公之詩曰

兄弟閱于墻外禦其侮韋昭注文公之詩周公旦之所作棠棣之篇是也所以閔管蔡而親兄弟與小序說同

陳啓源曰常棣之萼鄂不韡韡毛鄭皆以訓兄弟而毛取眾多為義鄭取相承覆為義稍不同鄭義勝矣多而不睦安用多乎孔氏申之曰萼下有鄂鄂下有柎萼鄂相承覆而光明猶兄弟相和順而榮顯如此說詩方可以興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鄭氏箋曰追本文王幼小之時結友之事